



游
宦
餘
談



遊宦餘談小引

孟震不敏筮仕戊辰于茲二十有五年
矣生平宦轍所至殆徧九州所未遊目
者僅閩粵滇雲遼海而已少日趨庭習
聞詩禮定省之暇間事篇章既為南比
部尚書郎金陵佳麗自昔所稱一時海
內騷墨之士相與倡和雖不敢怠廢職
業而良時勝地文酒為歡命我良多啓

予不淺已守巴郡備秦關分守西河總
憲全蜀旬宣貴竹尹順天司銀臺出撫
三晉郡國之繁簡關梁之扼塞山川之
雄勝文物之巨麗風氣之淳泊名公碩
儒惠而好我即朦昧不足與言而耳目
見聞漸次開朗因循授簡亦復書紳蓋
自壬辰以前列為五卷壬辰以後統前
所未悉者彙為一卷命曰遊宦餘談山
林幽邃與世相違自是以還斗酒盤飧
第從田父野老相周旋不復及
朝市事矣知我罪我意在斯乎

萬曆二十年壬辰五月郁木山人朱孟
震書



遊宦餘談目錄

御製新月詩

程典客辨送往牌

題墨竹詩

十才子

定子靜

黃子澄有後

遊高麗事

辛申丞吳宗伯

劉司寇

扶溝李空同宅

吳教諭

曹仲禮

獻吉伯安和韻

遙集編

靈石即靈石

褫亭考

髮頭陀傳

石犀

長松寺

五塊石

烏龍寺

浣花祠

謝侍御

瑩華山

楚夷

募緣誑騙

外國異術

穴中翁媪

鬼工

狃

鬼舶

雲臺山

火井

張邈遇

食杏仁

旌節花

紅梔子花

箕卜

火浣巾

白蘘荷

張承勛

林紹用

陳憲副

一產三男

長灘館詩

武安靈應

黔南泉水

仙人足跡

百泉書院

清忠記

解春雨對

彭良甫夢父像

李愷詩

武侯井

支機石

武擔石筍

天涯石

三丰竹園

侯端

慶遠古磬

異禽

宜山諸生

高中峯

葉公夢

高龍溪

蛇妖

山谷貨錢帖

宜州坑場

曾蠻

趙守定亂兵

西南夷風土紀

凡二十六款

遊宦餘談目錄終

遊宦餘談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御製新月詩

司禮張君名維薊人也少侍

今上春宮為余言

上初學詩咏新月云天邊一輪月其形光皎潔

可比聖人心乾坤都照澈

帝王氣象宛然二十字中信天縱之聖也豈尋

常可望哉

程典客辯送往牌

今上萬幾之暇留意字學一日於內府得牙牌
上刻送餽二字不識謂何命司禮訪求識者
時程典客應魁以儒生寓京師得之辯為送
往二字司禮以聞欽賞典客內帑金十兩典
客字辯云謹按牙牌二字即送往二字中庸
云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蓋漢時有八分書法謂存篆八分入隸二分
據漢隸分韻有洪丞相跋水經說送字作送
即牌上右傍也左傍走之縮其一捺如後周
趙文淵書華山碑有處字亦縮一捺作處許
氏說文送字作𨔵亦縮一捺今洪武正韻送
字走之省一點藏一捺即𨔵則知為送字矣
往字左傍從雙立人說文作𨔵篆書偏傍點
畫辯前序古往字右傍亦作𨔵今牌上左傍
夕即兩人字右𨔵即生字第三畫兩頭下垂
原屬篆體如說文聿字第四畫亦下垂作聿
則知為往字矣我

國家統一四夷咸賓往來不絕當時置此牌給
官防護以送其往兩字右傍一遵古法顯密
雙修篆直兼用兩字左傍蓋寓有深意况皆

以謹字編號則謹密之意尤可想見云云典
客以一書生受

上賞蓋事與人皆出意外噫竒矣

題墨竹詩

成都天寧寺西廊有僧寮一余以重慶入省
謁上官寓馬堂有墨竹一幅陳南賓題其上
云九疑何處泣湘靈汗簡裁成數尺清鶴馭
已迷蝴蝶夢龍香猶濕鳳凰翎將軍節操凌
冰雪主器文章麗日星白髮小臣懷舊德摩
挲遺墨淚交零其前有題云雪樵下筆寫琅

玕意在湘江萬玉間幸得披啣洗詩眼恍如
僧寺一偷閑又勤有者題其後云老榦垂秋
雨蒼根洗濁泉虚心三百尺高節幾千年詳
陳之詩意竹乃明玉珍所寫而所謂主器者
或即昇將軍者或戴壽鄒興輩耶勤有似是
隱語豈明氏遺裔耶漫識于此

十才子

吾郡國初有十才子若盤墩周所立余前紀
其康郎山歌矣邑城黃體方前紀其珊瑚詩
格矣若梁寅張美和二先生則有集行世矣

此外有婁仲實亦吾邑人十人者尚缺其五
文獻失徵亦後來者責也記洪武中有鄧伯
言者

高皇召至金陵賦鍾山曉寒詩大見稱賞又有
張習與學胡元伯春聶克敬又寄五友詩有
周道成彭聲之及張美和習與學雪印又有
鄭升詹仲詹季詹兄弟三人又有潘仲暈數
人者皆與之倡和豈十子中人耶尚俟詢之
故老

定子靜

定住字子靜僞漢時守臨江兵不滿千人招
聚驍勇屢挫強敵轉危爲安友諒褒其治績
以勵境內子靜雖武人而好延攬儒碩文宗
六朝吾鄉周所立與之遊時相倡和鄱湖之
戰子靜以元戎領兵江上殲焉所立盤墩有
春日寄定子靜追和定侯遊慧力併懷舊諸
詩又哭定子靜二詩云綠錦池頭舊使君近
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厄檀溪險鸚鵡翻成
鄂土墳蒿里消條生夜月棠陰寂寞起秋雲
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

鎮牧旌麾常憶蒸鷺餅餒時文采風流三國
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變金鳳
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
山碑觀其人文雅風流儻擇賢主而仕即不
得與宋劉諸公旗鼓相向當亦不失爲禮士
好文之守乃爲群雄所得身與名俱泯滅惜
哉

黃子澄有後

黃子澄家分宜而祖葬宜春馬鞍嶺建文中
死於靖難誅及九族事載革除盡心諸錄及
皇明通紀矣近得之武昌陳山人云黃靖難
初携四子及一孕妾逃蘇之崑山

成祖追捕甚急有太守某者召諸子謀令長子
隨父就逮而藏三子及孕妾云諸從來者皆
其養子聞風遁去遂置公及長子于法而三
子者改姓田其孕妾亦生一子公死難後府
爲求其屍葬蘇之馬鞍嶺而紀其先後事于
石納墓中其畧云公之生生于馬鞍嶺公之
葬亦葬于馬鞍嶺有貴官某欲奪其地訟之
官遣司理某勘之至墓所震雷一聲挈墓石

而始知爲公後司理具牲醴奠其墓貴官者乃媿而止今田氏代有顯者而隆慶中妾之子孫始歸分宜有號順吾者忘其名始爲陳述其本末冥冥之中默祐忠賢若此孰謂天道無知哉

遊高麗事

扶溝李時芳伯實以萬曆壬午貢入京師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九月給諫王公使高麗要與俱往伯實難之王謂伯實平生欲遊五岳追向平之踪東夷九種宣聖欲居茲九夷

併於高麗可已先五岳遊耶况蔥山泚水之勝密邇海島殊庭過之庶幾與烟客遇而箕子化俗八條至今遵奉不衰稱爲東藩試往而觀其遺風亦竒遊也奚難之爲伯實遂飄然偕往盡覽海國諸勝其國王姓李名松務學而雅重文墨既徵伯實詩歌草書一日命禮曹判書李珥者謁伯實問中國文人弘正間有李獻吉何仲默二氏東藩嘗購求其書傳境內矣不知近世繼二氏者幾人有成書行世者幾人伯實答明興諸名家不可勝數

嘉靖隆萬以來其最著者山東則李于麟南
京則王元美敬美汪伯玉江西則余德甫朱
秉器陝西則王允寧浙江則徐子與湖廣則
吳明卿李本寧四川則張肖甫楊用修河南
則張助甫劉致和山西則王明輔北畿則穆
敬甫皆接跡李何巍然文名當代有集行世
偶未全挈獨元美四部集與敬美詩數十首
在耳次日復命珥求去遂以李杜二全集誦
之珥復斂容謂漢有兩司馬班揚而唐惟李
杜韓柳宋稱歐蘇二氏合漢唐宋不越數人
而

皇明自李何後統之亡慮數十人以一時而倍
前數代

皇明其千古絕勝哉伯實以爲知言迨冬末還
會助甫以晉憲入覲聞伯實來自異國復見
其詩遂爲詩書扇頭以贈曰天涯芳草徧春
原客裡逢君與晤言渡海探竒箕子國遊梁
授簡孝王園林間片月開青嶂雪後輕寒逗
綠尊自是賦成應有薦抱關寧復老夷門黃
太史魏侍御覽之皆曰箕子國孝王園千古

的對待助甫用耳踰年敬美聞之以書報伯
實足下以一書生遊異國而橐中能貯玉元
美四部集腹中能記其弟百篇詩使鴨綠江
外人傳誦
天朝有二王生即恐長慶白公未獲此奇觀家
兄自可耳僕何人斯而厚幸至此云云伯實
獨恨未挈于麟諸公集負東藩望耳

辛中丞吳宗伯

中丞辛公名自修襄城人也生而能言曰吾
密縣尼卒後吾弟子以物壓吾身殊不勝苦

盍去諸其父廣文公遣人訪于密果一尼平
素潔行誦經不戕生物年老新逝弟子建塔
墓頂謂以物壓身者乃塔耳因去之遂得安
四五歲即聰穎非常十八領鄉薦二十五登
進士由給諫馴晉左都御史有名績侍郎吳
公名嘉會代人也亦一尼轉生代有尼賦性
仁慈持身端正多閉戶靜處不輕言笑遇端
午受法者多用蛙野人競取以售尼倉皇行
市中一一以錢贖而放之至老不輟全活無
筭侍御生時其母見此尼入室遂生初不知

此尼前夕已逝茲投胎來耳上帝好生二尼
清真而曲全物命其善念動天故生世而貴
顯若此

劉司寇

鄔陵大司寇劉公若訥字思存大司寇怡間
公第三子也怡間仕正德間誅逆瑾有清譽
思存繼爲司寇仕嘉靖中保全善類胡中丞
世甫以下四十餘人薦紳仰之蓋端潔仁厚
人也初第授寧國府節推何仲默贈以詩有
大府新旄節尚書舊烏衣郡齋窓裏岫遙憶
謝玄暉之句集偶失載委署太平會

武宗南遊以不賂中璫逮繫北刑部獄夜宿舟

中有盜二十餘人已逼舟次公計無所出忽

見船頭一神自籃出火有光倏大風至盜乃

奔散其神蓋魚籃觀音也後建寺專奉之思

存爲御史時按治吳下一日思其母太夫人

在堂遂請告歸孝養備至即五夜母欲有所

需必自起供不假他手是時尚乏嗣未踰年

庚寅生子致和名巡以官生爲南康守詩逼

盛唐諸名家有集行世蓋世德家學負中州

望云
扶溝李空同宅

李獻吉先生始祖曰貞義公名思故扶溝人
贅於邑人王聚聚當成慶陽貞義公代往遂
冒王姓者三世獻吉父惟中名正以歲貢起
家始復李姓爲周藩封丘王教授獻吉年十
四隨入汴尋入爲扶庠生弘治壬子將應河
南鄉試汴人謂獻吉聖童試必奪解將阻抑
之遂日夜兼程如慶陽督學遂菴楊公一試
輒許發解既而果然明年登進士第正德丁
卯爲戶部員外郎大司徒韓公文等論逆瑾
罪惡瑾知疏出獻吉遂歸汴明年戊辰三月
移家扶溝其飲張氏芳園會諸君子詩云三
月到扶亭扶亭春正好綠水帶烟城林花白
皓皓况與會心人啣杯坐芳草微言時剖析
幽意恣探討風來落英滿醉卧不須掃再遊
張氏園云莫道園林春事稀重來尚見一花
飛葉心梅實垂垂結樹底山蜂款款歸百罰
酒杯真不厭故鄉風景舊多違濁河清泊天
波遠更上高城眺落暉寓扶亭云霜落扶亭

已暮秋遠人翻作故園遊天低曠野沙扶樹
月澗高城水近樓千里關河今一到百年桑
梓竟何求書堂銀燭親朋酒車馬何妨數日
留以上三詩集偶失載緣宅基未愜初意其
臘日詩有腐儒奔走竟何事鄉土棲遲多若
心之句意可知已詩所謂親朋者諸生李佩
德與馬佩德名瑤身長九尺餘賦性樸直聲
響如鐘居密邇獻吉朝夕與晤獻吉每語人
曰吾鄉李生佩德貌與性行皆似古人今世
不多覩也其後佩德爲鄭王相卒誌銘出工
部主政李伯材手伯材名技獻吉冢嗣嘉靖
癸未進士也伯材第四子名四維以鄉貢士
爲沔陽守邑李伯實與善爲題公舊宅云曾
聞汴上抱離憂一日移家曲洧遊避地不妨
辭竹苑還鄉自合老桐丘年深揚子玄亭在
壁故江淹綵筆留况有成書傳海內每從詞
客話風流宅今屬曹氏知者咸指爲空同宅
云

吳教諭

吳教諭紹曾名大田莆田人以鄉貢士爲扶

庠教諭爲人端嚴有度精舉子業誦法守谿
王公文每出其帙示諸生爲型范無何陞興
府伴讀鬱然不樂曰即不得國學邑令猶可
耳柰何置我藩邸無復生氣諸生李生季游
名玩者素受紹曾知最渥從傍慰之曰此佳
物奚爲不樂已如大梁辭督學庭實邊公亦
慰之其語大要與李生合且賦七言二絕爲
贈云莆田吳紹曾國士也以選士主扶教有
成業焉陟興府伴讀以去予喜生之必有合
也已矣詩以贈之云春日扶城花正開城南
城北錦成堆恠來此地多桃李盡是吳郎手
自栽其二檀樹蕭蕭風滿林舞雩高詠及春
深諸生爾獨如曾點一曲朱絃萬古心先是
紹曾夢蒼龍乘五色雲北行甚急自跨片雲
隨之聞者皆以爲南宮兆也不二年
世廟入繼大統紹曾以從龍功尋晉少司空與
客談扶中事必歎曰李生李生何其言左券
合也庭實詩至今傳之此李生即季游而時
芳父也時芳少讀書攻文人擬速售季游獨
不怡曰售何容易未幾時芳生子名如松復

偉秀而蚤悟皆謂速售必是孫季游復不怡
曰售亦何望其後季游爲南洛訓得魏氏兄
弟喜曰邑久乏科此三人者瓌竒材而魏科
器也進與談藝不憒未幾相繼登高第乃時
芳竟歲貢如松領鄉薦而夫人於是知季游
不怡者盖有先見第未肯顯言之耳後時芳
寓京三魏長侍御次太常次比部皆仕于朝
侍御贈時芳詩云因君爲憶談經處絳帳春
風不再還之句與芳相對泣下踰年比部恤
刑河南遣使奠季游墓一時誦比部德又未
嘗不歎季游能識魏氏兄弟于未遇時也

曹仲禮

曹仲禮名嘉罷方伯寓居大梁日事放達延
客行樂客有片長一藝皆得與遊其最著者
詩則謝茂秦字則徐子仁奕則閔子明經年
蒙禮遇不倦茂秦出平日所爲詩率五言律
仲禮覽之乃慨然曰近世爲詩率攻字句氣
格弗論也吾母舅嘗稱練字不如練句練句
不如練意練意不如練格子美以近體高千
古字句不盡細獨氣格勝耳母舅神解他非

一商未可耳遂舉數首明其指茂秦唯唯是時茂秦攻五言仲禮遴其佳者刻之比還鄴下欲爲趙王重又贈七言一絕云謝家玉樹本凌雲流落天香處處聞鄴下君王能愛惜寶欄深護紫綃紋王覽梓行詩併所贈乃洒然謂茂秦何以得此於曹公茂秦後以詩名茲其濫觴蓋嘉靖癸卯甲辰間也于鱗謂眇君子雖眊繩墨猶存豈語未遊梁前哉仲禮素負才使氣義不受忤一時與遊咸遜避之以其爲獻吉甥而遊其門終身父事獻吉嘉靖戊子獻吉問醫京口要黃勉之論詩會仲禮守鳳陽迎謁供奉無所不至尋梓行其集楷書剞劂皆取吳下有名者用之刻成爲一時冠獻吉長兄名孟和有一姊即仲禮母與獻吉小隙素不相見一日孟和與其姊遣僕人報獻吉欲相過存獻吉喜甚勅家人盛供饌以俟而遣人迎之比入門獻吉出迂方折腰而揖季和即踣獻吉于堂兄姊交毆之良久乃解去仲禮爲御史寓京聞之惶懼不寧者累日已專人以書慰獻吉不怡也王元美

卮言乃謂獻吉為甥所卮豈傳聞者誤之耶
仲禮扶溝人而怕居汴余得汴人語復錄之
獻吉伯安和韻

給諫李宗一名元祥符人而獻吉業師也獻
吉年十四隨其父教授公寓汴從宗一學毛
詩不數年宗一以解元登第為夕郎獻吉亦
以解元登第為戶部主政同立於朝每相倡
和宗一有詩得能字獻吉和之云奉和高韻
兼申賀忱春風白髮拜新陞舊署重來有夢
曾官暇更饒詩酒興病餘甘遜簿書能吏人

掃閣將移竹賓客臨軒或遇僧他日門墻三
鱸在媿從雲路接飛騰集偶不載惟時王伯
安為主政與獻吉莫逆併善宗一亦和之云
懶愛官閒不計陞解嘲還計昔人曾沉迷簿
領今應免料理詩篇老更能未許少陵誇吏
隱真同摩詰作禪僧龍淵且復三冬蟄鵬翼
終當萬里騰獻吉又和宗一韻云奉次高韻
語意縱放伏惟恕而進之坐便涼爽入西齋
天末黃雲送晚霾蠅虎技微空守戶葡萄陰
重欲翻堦瘦餘子夏非關病醉後陽城不為

懷古往今來共回首世人猶自巧安排以上
三詩皆和韻或謂唐人早朝諸篇止和其意
近世和韻非唐人指然李王二公與關中王
允寧徃徃和韻亦未為不可也宗一先名源
後易元平臺其別號也

以上七則祁縣教諭
李時芳言李扶溝人

遙集編

友人丘謙之名齊雲麻城人所撰有遙集編
蓋自紀遇呼姬事甚奇也為述其槩呼姬者
武昌妓也字文如小字祖謙之罷官過黃州
以丘宗伯召佐謙之酒因屬意焉謙之歸西
陵姬追送五十里因訂絲蘿之約自後七年
壬午姬以事觸父怒聞有他意夜三鼓買舟
下亭州就謙之償前約明日以書報其父遂
成禮如夫人其彈琴為謙之壽詩云手中無
物侑啣杯彈得瑤琴一曲梅白雪千秋同不
死主人原自郢中材樓中閉門詩曰莫問天
台落日愁桃花片片水悠悠寒窓一閉秦簫
月惹得人呼燕子樓皂羅袍詞曰早是燈兒
時節見燕兒作壘對對歌斜榆錢兒買不得
春風夜揚花兒故意飛殘雪門兒重掩燈兒

半滅人兒不見病兒怎說腰兒掩過裙兒摺
早是鶯兒時候見蓮花兒出水瓣瓣風流心
兒慾火畏紅榴鼻兒酸涕過梅豆門兒重掩
簾兒半鈎人兒不見病兒怎瘳扇兒扇疊眉
兒皺早是鴈兒天氣見露珠兒奪暑點點侵
衣針兒七夕把腸刺砧兒萬戶敲肝碎門兒
重掩帳兒半垂人兒不見病兒怎支書兒難
寫心兒事早是雪兒飄粉兒梅兒瀟洒葉葉
爭春夢兒凍死也離魂氣兒呵殺全無影門
兒重掩被兒半薰人兒不見病兒怎禁屏兒
靠熱床兒冷姬有姊文湫名舉亦能詩屬意
王生生作胡文湫傳有青樓黃絹詩詞王生
為之跋蓋稱二妙云昔江夏妓有武昌門外
千株柳不見長條拂地垂之句至今以為美
談若二姬者亦其流亞矣

靈石即靈石

虬髯客傳紀遇李衛公於靈石旅店相約往
太原見州將子於汾陽橋候之余入太原初
過靈石縣次汾陽橋而無所謂靈石者意傳
中所云乃抄錄相傳之誤而張伯起紅拂傳

可亦因之何耶似當改正
禡亭考

余河上楮談紀禡亭虎事蓋據當時廟碑而謂禡亭為虎祁蓋據潞安志云禡亭在襄垣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昭公八年晉侯築虎祁之宮經曰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虎祁宮名漢更為亭今廢為禡亭驛又童子時業春秋舉業師授余經義及虎祁宮事皆曰銅鞮之宮一時紀事不及細考後有謂余誤者引水經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虎祁宮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合而觀之虎祁在絳縣西南明甚而左氏註云在曲沃縣諸說紛紛良不可據而所記虎妖則潞安志又以為崞縣崔韜而非奇古餘與碑同乃太平廣記云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升廳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

於中庭脫去獸皮變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死今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枯井中挈女子而去後明經擢第任宣城携妻及男將赴任月餘復宿仁義館笑曰此與子始會之地也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謂妻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下堦著之纔畢乃化為虎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事出集異記觀此則事又在滁州而韜竟為虎所食與前二紀迥異將傳聞附會耶姑闕疑可也

髮頭陀傳

武陵於文光少玄與弟夢玄俱負才名余得髮頭陀傳讀之殊爽然快人意因錄於此傳曰髮頭陀武陵人讀書任俠已而厭之徙家

於桃源農瘠田二頃饗飧朝夕晏如也更喜
釣漁蹤跡常在青螺白馬之涯罷耕釣輒手
念珠結跏趺坐雖不修頭陀行而般若自在
無罣礙恐怖宛然頭而髮也故自號髮頭陀
云剃髮頭菴於八湖水濱四面竹樹語笑聲
不聞於外菴前有池池上蒔蔬三四畦菴中
圖書外惟酒尊客有過髮頭陀者觴酒饌蔬
不美多品客非知己亦油油不肯去也領不
免酒癖酒無論醇泊不醉不肯止醉後偶及
時事嘗愾然大息復自笑曰髮頭陀猶未忘
世慮也耶讚曰武陵之巔虞善卷之所棲桃
源之深有秦遺黎髮頭陀往來武陵桃源間
也將與斯人上下而提攜也耶雖然貧不忘
味隱不忘乎世以為善卷不能也庶幾聞秦
人之風而興起者與又自敘曰山人愛酒賦
詩然酒無宿甑詩不宿藁但得酒輒醉醉輒
詩詩成酒猶醒也輒忘之矣客謂山人曰酒
貫諸市也而詩聲諸心既聲諸心而詩已可
與醉醒共存忘哉子過矣山人諾而索之笥
無所得也乃覷甑上物有黑白者拾以授客

使擇焉客受而笑曰嘻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呼嗚嗚者非此耶遂以記之記室者余萬曆戊子冬過武陵飲少玄族人於都閩園亭都閩武人而好文愛客因錄傳及所為詩若干以示噫斯人往矣遺墨猶存當與虞善卷秦隱者異代而三矣

石犀

按蜀志秦時江水為害太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居府中一在市橋下二移江中以厭水恠今石犀寺鄧艾廟有石牛相傳即冰舊物余嘗至灌口拜公祠見江中止二牛皆鉄而非石豈後人續為之耶然不可究竟矣

長松寺

寺在城東去四十里循龍泉山南折三里其地為馬祖道場殿側有池曰洗蛆祖示寐後貯小龕中經旬啓之尸虫溢出衆昇之浴於池中頃散作白藕花滿池香聞一寺其下有聚蚊亭夏日僧舍絕無一蚊其蚊皆聚於此

五塊石

在萬里橋江之南與青羊相距五石磊磊立

中透其一在土中四居其上狀如大殿礎形似剝剝巍然欲墜過者莫不危之相傳自開蜀以來鎮竅者昔人啓之風雷輒至

烏龍寺

在南郊田野中棟宇猶然宋物也殿後一壁拊之作鳴琴拂綺聲餘響鏗然不絕

浣花祠

在杜公草堂之前祠異國夫人夫人姓任氏唐節度崔寧妻也寧自蜀入朝留弟寬居守楊子琳自瀘州來襲之寬戰不利任募士得千人部分自將琳聞任驍勇引去蜀賴以全即其地人為僧浣衣而出蓮花者今遺址漫滅無考矣

謝侍御

嘉靖間成都戶部主事陳梅莊魁家被回祿旋結草棚為客坐侍御謝狷齋瑜往候之即題其柱云不因午夜焚華屋安得春風坐草堂謝在朝號名御史風裁凜然而豪右歛跡乃雅致復爾可以觀人品矣

鑿華山

去什邡縣五十里自西遙望群峰巒岫際天
其上若雲氣蒼蔚有無間則瑩華也余夏日
往遊路不可騎短衣草履援藤而進陟其巔
鳥雀俱無真淨土也山無泉皆需雨飲僧剝
木皮簷下上懸一鉢鐸覺注水欲竭群禱之
禪師明本前各諷經呪擊鐸三聲雨即隨注
若取之坎井然岩下放光及銀船聖燈之異
春秋冬三序皆雪杉木異材可備首選者若
蓬蒿然惜無路可出也再上歷百尺者三級
可四十里許為額海即明本發額之地有蘇
跡有笠今歲之蜀府

李宗伯穎異

李宗伯元甫諱長春富順人幼最穎異父諱
方至為工部正郎八九歲隨父入朝携黃柑
嚼之吐其核父出對云兒嚼黃柑滿口珠璣
吐出即對云父穿絳服渾身錦繡包歲又十
歲時父同官問其年幾何曰十歲因出對云
童子今年方十歲應聲曰父翁不日作三公
戊辰登進士第今為太宗伯

麻憲長

麻憲長永吉慶陽人母在蓐時夢白帟入室因而誕生蓋甲午七月十八日也是夕父炆在長安應試皆夢白帟入門比歸適君方誕咸以為異幼讀書館中家人每見帟形往往驚走有兵道請入衙伴其子家人於其卧窺之見帟踞于床以告其主知他日必貴嘉靖乙丑廷試中三甲二百五名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授江西道御史丁丑陞潞安太守予分守汾陽數與之接溫然有德君子也而形頗類帟居官清介自不求人知後歷官四川按骨嶺下皆巉巖削壁僅仄逕若劍刃然非累足不能行也由山麓至瑩華名曰九重天自瑩華至額海名曰十二重天視峩眉則峻五倍矣惜不得寓詞客賢人之目崑崙其二仲朮明本漢州人天順中蟬蛻此山周中丞滿記之詳矣

以上七則成都楊孝廉師古紀

棘夷

建昌有棘夷善幻術入葬尸未朽棘至墳所步罡誦呪數次尸即自穴出變為牛馬牽往賣之或以充饌客有自遠投宿者亦能詛呪

令變如前故彼處葬後必群聚守之尸爛乃
返遠客必擇良家素延客者方可投宿如遇
面生目睛紅者必此種矣

募緣誑騙

北通州有一寺就圯僧往汴募緣新之諸宗
及富家俱以所願捨登之簿一日僧不告而
去亦不知所之汴王府因差人至京詣寺訪
焉主僧曰寺雖圯未嘗遣僧募也主僧因邀
至方丈食訖巡寺閑行忽於廡間見一羅漢
像訝曰此位大似前募緣者像貌服色不爽
毫髮主僧亦佯訝曰豈此位顯聖乎因相與
嗟異良久而去其人還汴且述其事諸捨財
登簿者爭歛致其地不下數千金寺為之一
新尚不能費十之一也後群僧分羨金不平
鳴之官因悉其顛末如此蓋嘉靖四十年間
事也

外國異術

南雄府有橋水銀商寓其處販馬訊之云貨
之夷人蓋彼中能煎水銀作白銀洋船來中
國貿易皆此物也始不信詢之他商如出一

口既閱西溪叢語云昔人奉使外國見能煎水銀作白銀其藥物則彼處所產玉龍膏也一老人謂曰此術止可行之此中若携至中國必有奇禍其人不信竟携之歸試煎之果然年餘以族人謀逆誅

穴中翁媪

秦民多穴居丙辰冬夜半地大震居民死殆盡有一村鎮數百家內有學官囊橐稍厚亦穴居地震時家人俱外奔一翁一媪不能出忽穴門圯幸其中不塌翁媪在內目啖棗栗待斃而已數日渴甚無水欲自盡忽聞穴外鏗然有聲未幾一隙透明入良久洞開人見之以為鬼也乃泣告以故且拜曰吾少有蓄今萬死一生公取去可也掘者遂與翁媪均分之家人出者無一返焉豈至他所反被震壓耶抑蒼蒼者罰之以為棄親者戒耶

鬼工

漳州村落有一大姓延接行旅有游生者寓其家留月餘欲告去忽病再留月餘又病若此數四將半載主人忽謂曰吾有女長未適

人願侍巾櫛生遂留焉夫婦甚相得越三年
女忽泣下游問其故女不言但泣不止云只
十數日事又懇問再四女忽曰欲告汝恐亦
無益游始怪曰試言之女曰幸勿洩游許諾
女曰我非其女乃買於浙西今三事人矣但
吾與汝非前二人比此間事一神於山能役
鬼工如耕鑿樵蘇一應工役不煩人力并鬼
為之須臾可辦今養汝亦欲汝為鬼工身言
畢復泣下游大駭曰今固無可柰何矣游受
搗訖語主人曰我流落受惠當以死相報但
吾平生好善有真武像一軸幸為我焚當上
山受埋主人采為焚之忽霹靂一聲廟神俱
碎生如物挈至空中忽墜地乃在庾嶺遂得
歸

狃

狃人屬出暹羅山短小而精悍圓目黃睛性
絕專慤大類猿獠古越蒙密處率數十巢蓋
舉族所聚也語呶嚶不可辯山居夷獠能諳
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被絮食以鯁鮓
飲以滴酒即躍然喜似謂得所王者舉族受

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常役以採片
腦鶴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王者利其
齒角授毒鏢狝挾以往遇犀象輒往刺之升
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也移刻毒發而殪
乃群聚叫嘯似誇其捷者相戒聚以守經月
犀象且腐負齒角以歸輸其主遇他姓奪之
至死不畀也舶人編竹為籠機取之以獻於
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數千斤衣狎以
番錦飼以嘉實狎以為非其主終不附其性
專慤如此此與海語
所紀同

鬼船

海船相過舟人必舉火以相物色日影而西
或三或兩帆檣樓舵首尾間缺此舉火而被
不應者知鬼船也巫乃披髮擲米拋紙而厭
勝之

雲臺山

潼川州有雲臺山趙道人者宋理宗時人也
每日村市中化鐵數年積數十萬斤一日興
冶鑄玄帝聖像高數丈闊稱之其像端重凜
凜有生氣一夕風雨晦冥忽自五里移置雲

臺因起大殿覆之當時鼓鑄竈迄今尚存或
曰趙道人即玄帝再世也尸解時遺偈曰神
仙手內一竿竹惟是神仙打得熟其真身至
今存儼然如生遂龕奉於鉄像殿之西偏甚
著靈異

火井

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許火自井出週圍
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剗其中引火至
竈焗滾而竹不燃來觀者不敢近井蓋井火
時或一噴輒及數丈不用時以蓋蓋之用時
去蓋投火少許即騰騰炎上至今近井竈丁
數十家擅其利云又蓬溪志載覆龍山有火
井尹王良謨曾以公事至其地問之土人試
即一地掘深尺許便水泉湧出如沸少選漸
盛火燁燁浮水面以木引之即燃

張蓮邇

張蓮邇三丰國初遊於蜀蜀憲王頗禮重之
一日聞

成祖靖難忽嘆曰有烟飯不熟飯熟却無燕蓋
隱燕為烟熟為蜀也寓居護衛姜指揮家欲

辭去語姜曰吾寓此三年無以報汝汝家梅
樹明年開花當令變紅姜以為誕次年開花
果如緋袍始知為異人今搭接滿城謂之神
仙梅云

食杏仁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居青城山一夕夢神
召寅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強
壯亦資於年壽矣寅遜夢拜請其法則與怡
神論中者同怡神論者唐玄宗時申天師所
著凡兩卷下卷有神仙秘方三十則甘草丸
為首食杏仁法次之云杏仁七粒內於口中
久之則盡去其皮逡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
頓嚥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
安泰寅遜如法食之老而輕健年躋大耋猶
多著述

旌節花

王侍中慶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一日有道
者隆眉大鼻來謁於竹葉上書道士王桃枝
奉謁王從容致酒甚敬之因曰弟子有志清
閑思入青城山道士曰未也因取劍細點堦

下取囊中花子種之令以盆覆遂巡去盆花
已生矣長約五尺層層有花止兩苗道士曰
聊以寓目此仙家旌節花也出門旋失所在
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去

紅梔子花

孟蜀王昇平常理苑囿異花瑤草咸積其間
一日青城道士迅入內進花種兩粒曰紅梔
子花臣知聖上理苑囿故進名花以助佳趣
賜以束帛至出朝盡以與人花種種之不覺
成樹婆娑其花爛紅六出則梔子花也香味

襲人蜀王甚愛重之今失其種矣

以上十三
則成都蔣

太守交
漢紀

箕卜

范艮山喻鎮江人同事貴竹常語余箕仙之
異云歲丁巳春元旦有庠生曹良貴其姻也
年少善請箕其叔父春元欣因歲首無事令
卜其有無甲第箕荅云一枝秋桂能先折十
里春花未遽攀問艮山云秋桂一枝先向月
中折得春花十里還從馬上看殘問殘字不
知何意云一日看盡長安花如何不殘又問

遽字云巧言令色鮮矣仁衆不知所謂再問之云看註意衆曰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是乎曰然也然也呵呵良久箕再動書云慎中時有庠生曹慎范母舅居西隣因問曰豈西隣曹慎耶曰然也因親以及親范次年戊午舉于鄉曹舉甲子同登乙丑進士第其叔屢上春官不第仕終雲南府別駕云又進士曹棟者慎族人曾請箕箕作一婦人像手執花枝問其姓名云吾杭州妓女某不能詩止解作詞耳時觀者頗衆因戲問云此中何人是汝心所喜者曰一曲又問其次曰未口王後曹舉進士程以貢生仕其餘無一顯者云

火浣巾

余前紀火浣布已悉矣癸未歲入蜀於建昌得二巾蓋行都閩宰君調元所遺巾可長尺餘闊如其半色光潤不類絹帛紋理亦甚粗謂木所成殆是矣又有不灰木數片

白蘘荷

揚用脩全集草木部中白蘘荷云物色不得山人柳應芳陳甫南通州人云此種救土極

多枝葉酷似薑種宜陰旁生小根透出土中
政白色狀如冬笋又如未舒荷瓣瓣相疊上
間出紫白花不作實故取名荷味亦微似薑
不甚辛七八月園丁取以市焉淹鹽醬香味
喫人風韵適上殆蔬中之快品鄉人嘲顏厚
者曰蕞荷臉謂其多面皮也以用脩之博雅
乃不識此種格物之難信矣

張承勛

鄭克漸為余言順天舉人張承勛者落魄不
偶屢上春官卒于旅舍一夕見夢于所知某
曰我下第寓京師鬱鬱不得志夜為煤烟觸
死生平苦無過今為靈丘縣城隍無事可一
相訪其人詣靈丘廟謁之見神冠翅颯颯欲
動駭然趨出歸語其家人後數年有一婦美
而艷來謁神神忽心動遂生于高唐州林氏
甫啼笑即能識宅中對聯家人訝之又一日
取曆書觀之云此奏書博士宜向之家人訊
其由因歷敘其前生始末亦未之信也一日
其前生親家為別駕過高唐即語其父母曰
今日某親家過此我當出見之因出迓客客

訊其往事一一不爽又呼其女至指袖中小鏡云此我贈爾嫁時物也其親母將前抱之辭不可其女前抱之問家事甚悉因至其家令妻子來見敘述先後始末其前生殊卷尚存州以其事白當道令月給米一石俟其長其父母慮兒他日顯貴回張氏食以犬血漸昏闇不逮前時鄭親往視之時年十四矣名易張取其近作觀之平平耳

林紹用

鄭又言其外甥林紹用者其妹婿舉人林繼

志子也幼穎異試于縣兩居首選尹甚愛之而不為府所錄尹憐之令占籍永福為庠生歲壬午舉于鄉鄉書至南都鄭尚不知其為林甥也次年登進士第授茶陵州守挈家赴任以憑限迫切先期赴州比至祭儀門吏白守徃例當刑一白犬林不許越二日謁上官行二十里忽發狂刃其頸群胥爭前救之扶以歸不愈州人劉吏部應峰徃視之為命醫藥十日家人至竟卒

陳憲副

陳大叅願正其叔諱茂禮者仕為廣東海南
憲副夜夢三老人鬚眉皤白迎之為仙荅曰
我官也何能為仙老人為誦詩云夢回殘角
銀河曉四顧青山獨有君次日迎上官至一
舖舍見長松三株恍然若與之語曰昨夜三
老人即此也頓壁有詩云霜姿雪調冰壺客
也來候館看行雲因憶夢二句援筆續之即
命駕歸是夕卒

一產三男

余汾上續談紀高平民吳守倉婦牛氏一產
三男之異因記他書某村一產三男近村一
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而失其地里姓氏今
十一年矣昨閱仁和郎瑛仁寶續已編記入
瑞一則云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
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
其家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形狀衣飾各無少
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
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為髻以識耳
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此地有一胎三
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

其人為議而聘焉噫竒矣

長灘館詩

余北還入楚郵傳中題咏甚多如諸鉅公篇
什炳炳無論矣乃海內未知名者若穎陽外
史林焮章題長灘館壁云由楚歸梁過界嶺
遇雨呈儲見雲羊丈相逢無復接輿狂風雨
千山過楚鄉主聖何須歌鳳德途危猶自怯
羊腸完來和璧真如月佩得虔刀已似霜歸
去閉門辭載酒蕭齋白日著書長必中州仕
楚別駕乞歸者然不可考其科名邑里矣又
有信陽王延世者題墨猶多皆有致可誦最
後題西平院壁云丙戌秋試司馬門過懸瓠
別友人則其人曾試武舉而風流蘊藉乃爾
豈效班生投筆者抑世家子乎詩篇以蕪程
不及錄出惜矣今任昌平遊擊

武安靈應

萬曆辛卯余在銀臺時總理河道潘公季馴
題為神功保護隄防累有顯應乞賜封號歲
享以荅神貺等事內開關武安王河上靈蹟
云每歲但遇水發數日前便見紅燈一對周

巡隄堰以故雖有危急竟保無虞本年五月
內因上源汝寧壽泗一帶霖雨連綿淮水暴
漲至二十七八日本堰雷雨交作西風鼓勢
水激浪高人難佇足咸謂王必有神祐移時
風轉雨收水勢遂定比時太使郭東者從工
所見黃雲一片籠罩王廟僧人宗權者其徒
自遠歸從十里外望見廟前燈火盛張訪之
無跡王之靈應所以護國安民者何如哉

黔南泉水

余以丁亥春任黔中黔有水池在城外數里
許中泉水忽從池起溢滿池口忽復消去余
往遊焉燕未終泉已消長數巡矣又江中有
百盈泉每日百盈百竭然在江心未之見也

仙人足跡

去貴陽二十里許有烏當山去山不十數趾
有水月菴土人於菴之前伐石造一橋忽一
夕石上隱起一足跡長可尺餘余偕諸僚友
觀焉石在橋第二梁下紋隱隱如生似非人
工所能不知為何異也

百泉書院

河南輝縣北十里有百泉書院院之前為大湖泉從地起噴出如珠水石清澈良可人意名曰百泉不啻千萬脉也其後即林慮山又安樂窩在焉然荒山蔓草無足登覽蓋虛得名耳

清忠記

張內監維薊州人余尹順天時數相往還為余言太監李芳者順天大城人自武宗時給事

內廷在惜薪司署事無所干預日惟讀書而已至

世廟時裕府缺承奉副

勅各衙門遴選堪任者司禮以芳應再辭不許

至府首請罷內臣收租諸役大稱

睿旨及

穆廟入繼大統在諒陰恭默間凡一應事務悉令酌准奏可而行如請

早朝視事請恕諫職登崇俊良裁抑佞幸官監

廓清一循

祖宗舊制

世廟梓宮在殯或請建醮超度即請罷之及掌
內官監印務奏海內虛耗百姓艱難請減內
庫薪米若干石及罷七里海採辦銀魚海味
等役民皆稱快又奏宮中女謁頗盛宜量行
裁減以回和氣亦奉

旨嘉納嘗有貴官携金珠鉅萬夜造其所屏左
右曰知公持身廉潔柰財為世用老夫承先
人餘業頗富資財以此佐公願公始終如一
為生民造福亦老夫餘慶公毋辭公致謝再
四連夜却却之一日

穆廟傳幸藩邸公即率寮屬候

駕良久

穆廟出公請云

上欲何往

穆廟厲聲曰我傳與你往府第去如何又奏左
右股栗却退芳從容曰人君動關天象向非
謁

祖廟

皇陵

郊壇等事不宜輕出且

九重禁內猶設護衛今欲出府第必須下閣臣
府部諸司會議預備

法駕然後可行不然臣死不敢奉

詔

穆廟再諭公執奏如前因怒而罷幸公叩首謝
罪而退尋奉

旨老李也說的是如今我往南城看看何如公
遂龜勉以塞前舉宮中先是敬事符籙又請
云符籙本左道所為且遺詔頒行未久不宜
復奉尋得

旨云傳與老李盡出六宮符籙焚燬他說的是
了遂叩首謝罪領出焚之無何繫都官三年
發戍南京迨

穆廟不豫思藩邸舊臣詔還入見于怡神殿慰
撫甚至撤御膳以賜因泣謝曰不圖今日復
覩

天顏柰何臣等去日未久而

聖躬顛顛若此伏望

加意調攝以慰

宗社臣等不勝幸願

穆廟泫然泣下為之罷歡左右扶公出仰天嘆
曰大事去矣大事去矣遂僵卧不起具疏乞
骸骨歸會

穆廟升遐

皇上嗣登大寶復懇辭歸第年七十以疾卒平
生多所薦拔未嘗責報一錢所署之處倉庫
羸滿盖居然呂強張承業之流亞也張為人
清謹亦與芳類且工詩有所薦拔亦不責謝
事

今上以足疾引歸

上眷注彌切每遣中貴

諭以召用之意竟以疾辭盖恬淡清潔與芳先
後並美而績學工詩尤非儔輩所敢望者

解春雨對

余前在南比部侍尹公臺談劉文安少時穎
異其父與之浴于河置衣枯樹因令作對甚
竒已紀之前楮談矣後余弟得解春雨兩公年
譜載公隨父筠澗先生讀書環洲遂與胡文
安廣同業嘗携公詣江浴以衣覆老樹上因
命對云千年老樹為衣架公即應聲曰萬里

長河作浴盆但與前差一二字尹公非漫語者但所傳聞誤耳

彭良甫夢父像

清江姜璜里彭良甫其父珩遊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遣之襄陽收遺骨得柩置舟中夜夢珩覺想像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比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咏歌之

李愷詩

李于鱗選唐詩內李愷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一首云別館春寒泚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因與王維同一詠當時附入維詩之後而刻詩選者不為較別乃混于維詩之後遂襍于維勅賜百官櫻桃四首之前後刻詩刪者遂以四首為愷詩又刪去此首增入維詩二首共櫻桃四首殊為可笑唐詩紀收愷詩止和戶部楊員外伯成同望幸新

亭賜錢公宴共此篇止三首耳

武侯井

成都東門有委巷中有井一相傳為諸葛武侯所鑿以通參井之氣者也其上為武侯祠余偶過其地因入觀焉祠甚湫溢諸生讀書其內因捐俸二十金屬耿太守子健新之而移書郭相奎督學為文記之余去蜀子健亦遷去祠之修否記之有無俱不可知矣因識之

支機石

成都有君平卜肆肆之西有支機石為亭覆之石高二三尺其半在土中不知其深幾許大都後人傳會而為此未可知也然地在城西街俱無石此石獨屹然至今良不可解

武擔石筍

蜀藩司前大門內西為武擔山形如伏虎相傳武都男子化為女蜀君嬖之死葬於此命五丁力士樹二石筍其上余暇日與一二僚友登焉山且伏且起下見今蜀王府豈府地昭烈舊宮耶

天涯石

石在蜀城東隅高可二丈許厚僅半尺瘞根土中曳之若搖動可引撼之則根不可窮然不能取而出也余就視之良不然且荒垣穢址不堪駐足矣

三丰竹園

成都青陽宮之西為草堂寺浣花溪皆勝跡也循寺而西有竹園一所在地極幽邃相傳張三丰舊棲其處其地屬史揮使蜀王妃之父也後售之別主三丰舊館于蜀憲王時復寄跡有筮今歲之蜀府

李宗伯穎異

李宗伯元甫諱長春富順人幼最穎異父諱方至為工部正郎八九歲隨父入朝携黃柑嚼之吐其核父出對云兒嚼黃柑滿口珠璣吐出即對云父穿絳服渾身錦繡包歲又十歲時父同官問其年幾何曰十歲因出對云童子今年方十歲應聲曰父翁不日作三公戊辰登進士第今為太宗伯

麻憲長

麻憲長永吉慶陽人母在蓐時夢白帟入室因而誕生蓋甲午七月十八日也是夕父牀在長安應試皆夢白帟入門比歸適君方誕咸以為異幼讀書館中家人每見帟形往往驚走有兵道請入衙伴其子家人於其卧窺之見帟踞于床以告其主知他日必貴嘉靖乙丑廷試中三甲二百五名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授江西道御史丁丑陞潞安太守予分守汾陽數與之接温然有德君子也而形頗類帟居官清介自不求人知後歷官四川按察使以病告歸

未俟端

王比部允中祥符人以恤刑至晉為余言先達李公者少讀書室中一日陰雲四合天日陡暗聞室中嚶嚶若小兒聲者急呼求救訊之云天神今且戮我若置我櫃中書山西按察使李某封余必免且將有厚報於公公如其言無何風雨驟至雷電繞室良久雨霽櫃中云免矣可出李細詢之云我猴也脩長生之術久矣非有禍於人第神理所不容每六

十年例受天譴今蒙公庇又得脫一甲子矣
我無以報願為奴先後隨公因名之曰侯端
喜曰端正也名甚佳自後凡有所需必為公
致之公每待客殺酒之類隨取而得或置其
室中戒勿取其器家人禍福問之響應某年
大比隨至場屋前即不敢入曰內有金甲神
四故不能隨問今歲中式否曰未也問何以
知之曰凡中式者祖先皆隨必唱名而入今
未見唱公祖先名故耳歲戊午公入試問之
曰祖先唱名入矣果得第問仕至何官曰山
西按察使是年遇有人治公目者公當乞休
後果總晉憲一日門者報有故人相訪延入
則一道者衣紅服所談皆曩昔事公曰汝豈
侯端耶遂怫然去公後適有眼疾遂乞歸又
祁縣廣文李時芳伯實扶溝人語余云汴人
李憲副名茂元為諸生時讀書寺中寺門側
有鉅鐘一日經行聞人呼李公救我四顧無
人知語出鐘內問汝何物此鐘吾安能動吾
何以救汝也曰我名侯端公貴人儻命曰出
吾則應聲出矣如其言命之端遂出願充僕

隸給使令隨命輒効往返迅速但不見其形
云踰年秋試命端探中程消息初場近午方
入號房間來何遲曰天神守衛甚夥無閒可
入至已稍解嚴乃始從水道入耳因言公必
中場中士子不糊目者八十人公與焉中可
知矣既而果然又四年會試從至京師場中
守衛亦嚴凡中者號房樹一旗公號有旗是
科果中後歷宦二十餘年凡大訟隱情皆端
探聽一日忽辭歸李曰汝為我役有年賴汝
力多矣前欲見汝形不可今去可令我一見
乎端出形前跪乃一老猴也昔海山使者見
後陶侃其此類也夫二君所言差有不同然
同一侯端也噫異矣

慶遠古磬

宋嘉定乙亥攝慶遠守張自明建太史黃公
祠初度地有細民宅其傍未去公使黃衣入
夢告之曰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
去及鳩工建祠祠傍一民又夢曰汝輩勿污
此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掘
之得一古磬

異禽

至正十一年慶遠有異禽雙飛見于述昆鄉飛鳥千百隨之蓋鳳凰云其一飛去其一留止者為獐人射死首大尺許毛羽五色有蔽之以獻于帥府者愈久而其色鮮明如生

宜山諸生

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夜宜山縣學生員韋黼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窓關鍵如故次日遍求無所得越三日始於都指揮彭瑛瑩寢得之病不能言徐以安神定鬼劑服之數日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拽之從窓櫺出復從雉堞堦根出城入彭將軍祠內置我坐于案桌鬼遂不知所之今得再生幸也乃復以藥調之越半月而愈此與余前紀同年伍惇夫事大相類

高中峯

中峯高先生名嵩幼為宜山縣學生屢舉不第一夕夢學門古棟柱有金龍蟠繞鱗甲閃爍少頃由北飛去先生迺隨之怖而覺旦來學受業必於柱下端拱一揖有友揚壽者

謂其駭大書於柱以嘲之曰此柱神乎人乎
未幾先生以春秋魁鄉薦數年淹滯教官始
轉興府伴讀擢審理人謂弗驗正德辛巳竟
以扈蹕功位至太僕卿寵遇殊常乃知龍飛
之數真不偶也此與吳教諭紹曾事大相類

葉公夢

慶遠有葉公祠靈應久著正德六年正月二
十六日夜守楊君信方就寢夢一冠紱人由
中道登府堂與之語自謂室壞無所棲止願
公新之既覺莫知所以次日詣葉公祠致祭
見公像剝落堂寢不蔽風雨不覺惕然遂脩
葺之備羊豕酒果為文以祭焉

高龍溪

龍溪先生高公貴平生以濟人利物為心每
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禱路誦道經自卯至
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于道即售匣貯
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那地州至喇峽
口見一人偃卧路側以椰瓢汲水灌之度尚
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飼之良久漸甦
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

者泣告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
此為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
夜負出棄于此即歸鄉矣公聞而惻然乃加
意療治既痊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
已為叔所奪矣訟于官始復舊物致書謝公
云吾家子母再相見皆公賜也願公後益昌
以食此報

蛇妖

嘉靖二年七月望夜慶遠守宿者見一長人
步入驚怖群呼移時而去尾之見入右江道
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索之見其樹大餘十
圍蔭廣數畝詢知其樹為恠已餘百年睇樹
根有竅出烟如縷晝夜不絕乃集人夫伐樹
得毒蛇數十殺而棄之恠自此息

山谷貸錢帖

嘉靖六年慶遠守葉公勳詣龍溪書院謁山
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稽諸
民間為復舊額舉祀典焉甚盛舉也後復得
一小石乃先生寓宜時貸錢手帖鐫之以傳

宜州坑場

宜山縣在宋時有寶積監在城西二百五十里乃河池州西境設監官一員管坑戶穴地深五七丈或至十餘丈取礦砂入爐煉一晝夜始成鉛汁又入小爐再煉之始成銀以充貢時已未歲其坑崩陷坑丁皆壓死遂罷不敢採而廢其監今地皆屬土官又有玉田場在城南一百五十里為河池州東北境其設官丁採礦皆如寶積監其廢亦同又有富安監在城南一百六十五里宋設監官管坑戶採砂以貢其砂脉綿延白石中坑戶以火燬石鑿而取之得砂凡四等大則顆塊次則箭頭又次則顆粒餘皆末砂價以是為等差自後徭賊叛亂坑丁逃散砂脉亦盡絕遂罷不採而廢其監又有樂耕場在府西北二百三十里去普義寨五里宋時設坑丁開鉛坑以應經畧司需取後以徭獍叛亂坑戶逃竄亦罷不採而廢其場

曾蠻

曾蠻宜山人形甚修長事母不孝每遇母食必射減歲時祭享肉雖多亦不與母嘗夫妻

日肆辱罵甚至朴責三五十母溺愛不鳴之
官也嘉靖間一日烈風驟雨雷火止焚蠻居
左右隣俱無恙母髻掛一芭壁芭盡灰燼髻
亦不焚將蠻夫婦懸之半空頭髮直上所居
地裂成縫雷神似豬形鑽入裂縫中不計其
數須臾雨止蠻夫婦隕墜昏倒未死本府申
解軍門繫獄死細詢蠻母亦頗不檢私通傳
客愚夫愚婦不能諫諍積恨在心遂成忤逆
母亦有罪而至絕其後胤淫母逆子可不為
永鑒哉

趙守定亂兵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忽會集演武場張旗軟
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守趙成安聞報畧不
動意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為之必有主
使之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歷陳坦齎去徑
逐出境牌內更無招回字樣陳至大漕各軍
見牌股慄不勝稽首於陳之前曰此本管害
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
事本管令我等張旗而反我死無日矣陳問
軟血猪酒自何處來衆曰此軍人杜朝清祭

社猪也杜言神猪誓不發而本管威迫扛至
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
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
使你來衆吐前後真情殆盡趙將首禍數人
各責四十具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惶懼求解
事遂寢此其事與留都安慶大畧相同而禍
亂立止則以趙守定靜處之得宜抑以

國法嚴明處二地亂軍不少姑息故耳

以上十則慶遠

守王文炳紀王後為貴州憲副

西南夷風土紀

凡二十六款

○西南夷漢武帝時已通中國蜀漢中復叛武
侯定之晉魏唐間或叛或復宋則以玉斧畫
瀘水遂與之絕矣明元奄有西域乃復屬焉
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因其酋長立為
宣慰安撫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時貢賦曰車
里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
謂六宣慰

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曰孟密三
宣撫一安撫正統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王
靖遠討平之遺孽播遁迤西靖遠

請其棄地封有功也擺古舊得稜地古剽國夷
言朱閣婆又謂之朱波國也處南海之濱遠
在諸夷之外自古不通中國晉魏間傳聞永
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
唐真元中王雍羗聞南詔畢牟尋歸唐有內
附心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獻其國樂至
成都劔南節度使常樂復譜次其音聲以獻
於是始與中國通頃歲師克隴川獲弄人猷
得其樂器形類筚篥其聲和其音哀聽之淒
然得非兵戈亂離音隨世變也歟弄瑞體緬
甸宣慰之裔也先時麓賊父子皆為緬縛獻
後爇火復熾于孟養遂與緬世相讐殺嘉靖
間差官勘處竟不思其原為討賊效以挑隣
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瑞體遂窮無所歸
逃於整古動心忍性脩行學佛得稜子無主
聞其賢迎立為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
也各夷分境而治風土既殊氣習頗異而勇
怯情偽不能無差別焉草木禽獸尤互有異
同也咸據見聞而載記之以備事經畧務該
博者考云



原件模糊

○天度二月春分日當出卯氏十六度而出房
一度當入酉昴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較之中
州似稍過南夜觀斗極乃在子癸之間又似
以偏西之暮霧靄薰蒸烟霞掩映夏秋多
雨之清月也
○不朗雖深冬雷不收聲電不
藏其堂中見大星白而芒燭地有光
如月之民之家詢之乃蟲光也

○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間水如沸湯石若爍
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
惡緬甸八百車里老撾擺古雖無瘴而熱尤
甚華人初至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癸未歲
除之日師度沙木籠山聞杜鵑聲次日則甲
申元旦也次戶宛關綠草飛蝶已而軍蠻莫
夷人日獻青豆紫茄匏瓜之類蓋地氣四時
如春夏也

○地理總諸夷而度六千餘里東通中國南濱
海隣暹邏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髮野人
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間耳北接羗戎吐番
但山則懸崖峭壁河則黑水弱流遙見隔崖

粉墻廬舍儼然車馬往來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為何地也

○山川原派皆起自崑崙東山自騰冲分水嶺西山自迤西鬼窟山對峙南下分枝衍派遵海濱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流縈于兩山之間會檳榔大盈龍川喇乃木邦虎又温板諸江之水達于南海三宣益密木邦緬甸八百車里擺古俱在江東迤西大小古喇暹邏則居江之西也山澗多蝮蛇孔雀其水多毒蒲窩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無不即死毛骨積泉傍者不知其幾許也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飲行旋過此回回夷汲水以濟其渴夷中温泉最多炎荒地氣使然也

○草木暢茂蓋居民稀少斧斤不加牛羊鮮牧故耳山多巨材皆長至數百尺大至四五十圍者所可識者杉楠樗櫟榆楓數本而已餘皆入眼平生未曾見者也緬甸所屬地名益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木多

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自相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蝴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為真蝶矣附于高木仍為花結子可噉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猴亦不能升崖顛有草結子纍纍相貫土人於崖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緬甸金塔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盃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雍會海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彼土人視草之疎密卜魚之多寡等練之下溪不盈丈溪之內竹皮軟如麻折而為縷可供索絢織履之需溪之外則枝節剛勁以之作弓弩堅勝骨角溪以東惟一羊一獲以西則歲兩告成咫尺迥異地氣所鍾固如是也

○鳥視中國之所無者鸚鵡孔雀獸視中國之所無者象也然夷中鳥亦無鴈雉獸亦無狐而白鶉鳩又中國之所無也夷中燕語嗟嗟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緬甸有鳥四足肉翅

大如鶩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
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虫殺之
必見不祥故千百為群人亦不敢相害也去
騰冲五十里地名緬箐近出二獸大如駱駝
毛碧綠色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心肉
角隆起見人則伏地而鳴亦莫通其意土人
殺一誤以為麟白于陳州守取皮視之非麟
也命藏于庫其肉暴露數日全無臭穢氣蠅
蚋不附著亦誠可異傳聞先年八百見此隨
與莽首構兵大畧非惡獸亦非嘉瑞也畜產
亦與中州不殊惟雞差小好鳴其音淒切凡
夷人死無噍類牛馬豬羊雞犬皆為鬼畜人
不敢收縱之於野聽其孳生是以山多野畜
○魚之所同者鯉鯽餘皆不可識別大盈金沙
之內其魚甚多見人馴擾不必網釣舉手可
得大者數十百斤但味薄不若武昌魚之旨
且嘉也昆虫蚱蜢蝸蟻之類夷人皆生啖云
解煩熱有虫曰隊隊者形如壁虱生有定偶
斯須不暫離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於枕空
中則其情自翕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

惜金珠易之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身長數丈嘴如火箕以尾擊物食之閑以重柵恐其逸出傷人每日以渾猪羊飼之緬人名為龍殆鱷魚之類也歟江頭馬高魚大如牛蝦大如鴨老撾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內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遊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五穀惟樹稻餘皆少種自蠻莫之外一歲兩穫冬種春收夏作秋成益密以上猶用犁耕栽插以下為糞泥撒種其耕猶易蓋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墾其二三去村寨稍遠者則迥然皆曠土夏秋多瘴華人難居冬春瘴消儘可耕也若待營堡既固地方稍寧募彼熟夷給以牛種擇厥田之上上者每歲冬春屯種一番可以代轉輸之勞也事經畧者其善圖之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種類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緬曰蒲人曰隸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稜子曰

遮些子曰安都魯曰牛哇喇曰孟良子曰赤
髮野人女多男少蓋西南坤極也貧者亦數
妻富者亦數十官舍目把動以百計三宣官
目蓄髮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
舍五彩尖頭夷帽其餘部夷男髡頭長衣長
裙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無貴賤皆穿耳徒
跣以草深齒成黑色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
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鈴或二或三三
宣六慰首目亦有嵌之者男子皆黥其下體
成文以別貴賤部夷黥至腿目把黥至腰土
官黥至乳塗體男以旃擅女以鬱金謂極黃
為美自阿瓦以下女色亦多艷麗濮水關外
有等緬夷男子駝頭驍勇女亦便捷夫死則
髡其頭不再適得稜子男駝頭不着上衣下
體以尺布蔽之女蓄髮亦不着上衣止以花
悅圍腰下安都魯遮些子皆迤西遺種男子
藤盔藤甲不畏刀鎗女子上下圍以花悅手
束紅藤為飾牛哇喇男戴黑帽有鬚者剃之
止留左畔一縷無鬚者引髮下繫於腮以當
之古喇貌極醜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

蓬頭大眼見之可畏孟艮子性猛好閉偏體
黥以花草魚鵲其餘車里八百老撾總而名
之皆曰百夷男女與六慰不異服飾多與緬
同赤髮野人無部曲不識不知熙熙皞皞巢
居野處遷徙不常狀類山魃上下以布圍之
猿猴麋鹿皆與之遊蓋與禽獸幾希也蒲人
夔人阿昌乃在邦域之中雜華而居漸變於
夏間有讀書登芹泮納粟為吏承者矣

○飲食蒸煮炙燂多與中國同亦精潔可食酒
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糲不用匙筯以手
搏而嚙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自益密而下
所食皆樹酒若檉樹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浥
取飲不盡煎以為飴比蔗糖尤佳又有樹類
枇杷結實頗大取其漿煮之氣味亦如燒酒
飲之尤醉人又以竹筍為醋味頗香美惟噉
齏臭惡不堪食矣

○所居皆竹樓人處樓上畜產居下苫蓋皆茅
茨緬甸及擺古城中咸僭立殿宇以樹皮代
陶瓦飾以金謂之金殿炎荒酷熱百夷家多
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群浴於野水中不如此

則生熟病惟阿昌枕山棲谷以便刀耕火種也

○婚姻不用財舉以與之先嫁由父母後嫁聽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別近華故也其餘諸夷同姓自相嫁娶雖叔姪姊妹有所不計莽着娶莽瑞體之女叔娶姪也着女嫁莽應理妹適兄也夷狄禽獸大畧如此

○治理多如腹裏土司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條事情罪重者殺之餘則量所犯之大小為罰之輕重也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願舍身為

僧者即止不治莽瑞體治亦尚寬有人犯法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於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間亦有遇救者然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頭於外以牛糞之復覆以柴草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為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擄者復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入為內應舉囚於江邊縱火焚死棄屍殺野塞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皆由其殺戮太

過有以驅之也當時肯從各酋長之請王師
進至孟密應理之頭懸於麾下矣主將昧於
大計有識徒為扼腕也

○治生男耕稼女織紵土地肥饒米穀木綿皆
賤故夷中無饑寒告乏者男反好閑女顧勞
力治外負戴貿易以贍其夫蓋女壯健而男
萎靡也

○俗尚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
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
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
募人為之准古城江心一山頗奇上有金塔
大寺唐僧曾寄宿焉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
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
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別有妖精洞可望而
不可到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晒經臺温古城
有金塔寺塔如阜周圍有金飾殿四十間懸
寶幡皆木刻以金飾之塔點萬年燈塔頂遙
望莽酋城如在指掌又別有金飾塔寺中懸
莽酋像廣額大耳扁目闊頤貌頗魁梧纏以
布色尚青長衣綠錦不襯跣足聽往來者觀

之寺之四旁有池有圃芙蓉花卉四時咸秀
板古有河名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胎記甚
多城中有積髮金臺臺下池池內有五色芙
蕖四時不絕亦有晒經臺歇涼樹妖魔洞緬
人稱為西方極樂世界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
小市五日一大市蓋其地多寶藏商賈輻輳
故物價常平貿易多婦女無升斗秤尺度用
手量用籬以四十兩為一載論兩不論斤故
用等而不用秤以銅為珠如大豆數而用之

若中國之使錢也

○城廓有雉堞而無樓櫓孟密準古緬甸普幹
普坎得亞洞吾等温白古馬高江頭皆古城
也惟擺古乃莽酋新築然高者不過十餘尺
大不過三數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
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為漢朝地
方江頭為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
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
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温城每日中為市市
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器用陶瓦銅鉄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
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息銅器貯
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舻與中國同擺古江中
莠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中設金花寶
座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魚頭馬頭鴨頭
雞頭等船亦飾以金周圍罨畫甚華麗部夷
船亦如之但不以金飾也海水日潮者二乘
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自古江船不可
數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圍
走廊常載銅鉄磁器往來亦閩廣海舶也歟

○歲時三宣六慰皆奉

天朝正朔擺古無曆惟數甲子今亦竊聽於六
慰頗知旬朔矣

○禮節不知揖讓見人惟掌作恭敬狀凡見尊
貴有所稟白必俯伏盡恭子之于父不命坐
不敢坐侍側亦不敢怠忽古傳父子君臣長
幼有序此其遺風也歟

○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為猫
犬竊人家遇有病者或舐其手足或嗅其口
鼻則揖其肉唾于水中化為水蝦取而貨之

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髡頭黃眼面黑而貌
陋惡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
臟忤之必被其害初聞以為恠誕後軍蠻莫
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鬪已而病歿其兄
焚之滿腹皆泥沙軍回過張擺箐見道傍二
屍如蟬蛻詢之乃思鬼所捫者殆知二說皆
不謬也卜思鬼惟狗可以碎之地羊鬼貼身
服青衣自不能相害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
○土產孟密東產寶石產金南產銀北產鉄西
產催生文石芒市亦產寶石產銀孟艮孟連
亦產銀迤西產琥珀產金產阿魏產白玉碧
玉茶山產綠千厓產黑玉車里產貝緬甸西
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為勝象
牙諸司皆產獨老撾居多象牙供器阿魏入
藥與大布夷錦固皆非棄物然惟象牙豈無
以適用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中國之吳梭
越羅温厚華美可衣可裳又何取於大布夷
錦哉至若寶玉琥珀寒不能衣饑不能食取
用不無騷擾商販未免通夷已蒙撫臺禁革
既峻邊關之防復抑華侈之風誠得大體矣

○戰閉惟集後陣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鳥銃當前牌次之鎗又次之象繼鎗後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華人馬未經習練者見象必驚怖辟易彼得乘其亂也破之之術必設疑以分其勢設險以斃其象出奇以搗其堅橫冲以亂其陣夷中本脆弱恃象以為強能曉破象之訣則夷兵不足敗也火籠火磚火毬火箭噴筒霧砲九龍六龍桶皆破象之長技然施放必得其法攪地龍飛天網地雷砲尤殺象之巧術而布置自有其方誠能講究得其妙用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霄焰播蘇薰掃蕪塞之瘴烟何必扼蠻哈而盡金沙据姚關而阻查里示天下弱哉

○形勝惟蠻莫獨擅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干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為水陸交會要區諸夷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若於此處築堡設屯且耕且守數年之後將見陳陳相因轉輸可省流移日聚生齒漸蕃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寡兵亦可撤

進官館誌
六十五
矣且居莽賊上游虎視六慰虜在目中設欲
犁庭掃穴建瓴之勢易為力也次則迤西其
地上抵麗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
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
險峻外有孟曼里孟掌之兩卒土地殆將有
木邦孟密緬甸三宣之廣寶箴之富生齒之
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
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古緬
甸司治栢榔木邦兩江環帶水陸通達緬人
不容華人由之恐妨

天朝取徑也車里亦有九龍江之天軒老地倚
山帶河土地延袤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
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若能招徠亦樹
黨益敵之一策也木邦自昔稱雄為永昌之
藩蔽惟外無可恃之險三宣素號富庶實騰
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
凋敝不振反藉官兵以為彼守禦必須厚其
生以蘇其困養其銳以作其氣俾能自立則
騰永之藩垣有賴而兵餉皆可以少省矣
○古夷中自孟密以上山多寶蠻莫以下地饒

五穀當

國初兵力盛時剪荆棘為樂土易鱗介以冠裳
特轉移之間耳然瘴癘毒惡漢人難居嗟夫
固天所限華夷也

祖宗不忍逆天犯忌惟薄示羈縻治以不治二
百年餘頗稱無事邇來莽瑞體避雙言整古談
佛惑衆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駁勘
刁難二酋相繼投莽求立迤西與莽相持求
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併八百蠻食車
里漸召老撾於六慰皆屬莽焉然而敬畏
天朝不敢輕犯疆場原夫夷人之性不甚兇殘
夷人之情無大奸詭夷人之心頗知忠順可
以誠感不可以威劫古人治夷以攻心為策
誠哉是言也

遊宦餘談終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進官錄



